

## 第四十一回 觀星斗良宵得飛劍 冒風雪寒夜捉姣娃

話說道士要替和尚報仇，飛劍去斬松帥，花帥、邱廉稱謝不已。邱廉對花帥道：「我軍屢敗，銳氣折盡，恐他又來攻打，孤城難守。待孤同公主出城安營，以為倚角之勢，方可無虞。」殿齊稱善。邱廉同公主在城外立了兩個大寨，一在城東，一在城西，相離五六里遠近。

到晚，花帥請道士進帳商議，專候三更行事。三人飲酒，談論一會，軍中已打三鼓。王平口中吐出一道白光，便成一把寶劍，劍尖上光芒閃閃的。王平要討花帥的好，取過硃筆來，寫了幾句道：「以己制人，得心應手。飛往大營，斬松帥首！」寫畢，呵了一口氣，望空中一擲，但見白光如電，飛出去了。

偏偏事有湊巧，也是無數使然。那晚寶珠在船上無聊，同紫雲談笑一會，因為夜氣太長，不能成寐，就帶了松勇到大營來步月。此時十月望後，天氣正寒，寶珠在營外閒踱，只見冷月罩地，寒星在天，涼氣侵膚，朔風拂面，滿營旌旗弄影，刁鬥無聲，磷火亂飛，鬼聲回起，號燈半明半滅，遠遠的更鼓頻催。寶珠見此淒涼景況，不免想起家來。對松勇道：「我萬想不到今日到這個地方來！」松勇道：「人生之事，是料不定的。」

寶珠又走兩步，回頭道：「不知娘同姐姐，此刻在家曾睡麼？」松勇知他不脫孩子脾氣，想起家來，就要傷心，鬧開了不得開交，任憑什麼人勸他不住，忙用話支吾道：「少爺可識得天文？不知少爺的將星在於何處。」

寶珠一笑，仰面看天，見天上一道白光，有二三尺長，裊裊的在空中飛舞。寶珠詫異，見它越飛越近，在頭頂上盤旋，飛來繞去，卻落不下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這飛劍是仙氣真煉成的，寶珠是個女郎，身上正不潔淨，把飛劍觸污住了，所以不得近身。

寶珠凝神一看，心裡明白，道：「不好！松勇你瞧，這是支飛劍了，不得了，我們快走罷！」松勇抬頭道：「少爺休慌，走也沒用，等我來對付它！」就拔出劍來，見白光下注，松勇用劍一隔，白光又騰上去了，在上邊盤旋空際，飛繞不定。松勇並不理它，仰面觀看，等就得著，才用劍去敵它。或上或下，一往一來，飛了半個時辰，漸漸的來得慢了。松勇驀然躍起五丈多高，用力一揮，鏗然有聲，將白光打下地去。忙拾起來，是一支寶劍，劍尖上如火甩一般。取在手中，送與寶珠看，寶珠都看呆了。

二人轉步，卻好遇見夜巡，眾兵丁不知是誰，連聲喝問，抬頭看見是元帥，慌忙匍匐在地，夜巡官滾鞍下馬。松勇使了個眼色，那官兒會意，又上馬領兵丁向西去了。

松勇扶著寶珠回船，在燈下細看寶劍，有小字一行，寶珠念了一遍，暗暗吃驚。想了好一會，取過硃筆，替它改了幾個字，在松勇耳邊吩咐幾句。松勇答應，取了劍上岸奔賊營來，悄悄偷到東營，將劍拋在營外，就回船復命。

天明，有賊兵拾了寶劍，來報邱廉。邱廉接過來一看，見上面四句道：「以己制人，得心應手。飛去外營，斬邱廉首。」心中大驚：原來這妖道反來害我，不是我福分大，早被他暗算了！不知花殿齊可否知道？隨即騎馬，多帶護從，入城來見，花帥接進中軍，講禮坐定。

邱廉將寶劍送與花殿齊看罷，大為奇詫道：「王平昨晚飛劍是殺松帥的，怎麼劍倒飛在你的營裡？而且上面字跡都換了，卻是何故？」邱廉泣道：「孤兵敗將亡，依棲台下，元帥如不相容，請將孤縛送松營，有何不可，何必用暗器傷人？」殿齊忙道：「大王不必多疑，此事只問王平，便知明白，」著人去請王道士。

王平自從昨夜放出飛劍，一夜不歸，心內疑惑正納悶時，元帥來請，忙到大帳見了二人。殿齊把劍遞過來道：「先生請看。」王平見了寶劍，滿心歡喜，知是故物，不消看得，也不問情由，接在手中，呵了一口氣，吞下去了。

邱廉更凝目視花帥，殿齊冷笑道：「先生飛劍去殺松帥，為何反飛到邱大王營中？上面字跡，還寫著要斬邱廉，是何尊意？」王平失驚道：「沒有此事！」邱廉道：「既無此事，先生為何如此慌張，忙將寶劍吞下？這不過怕孤看見紅字，所以趕緊滅跡的意思。」王平一時不知頭緒，辨白不來。殿齊吩咐抓下，左右正要動手，王平道：「豎子不足與謀！」腳一頓，就不見了，眾人慌做一團，滿營搜檢，那裡去尋？王平已借土遁出城，奔海口而去。

誰知天網難逃。出其不意，被劉斌手下巡查獲住。有人認得他是天台山道士，專在江湖上行走，有飛劍邪術，五遁俱全，劉斌恐他逃走，替他穿了脛骨，親自解進大營。寶珠深恨道士，吩咐帶過來，王平跪下。寶珠心內生氣，故意和著顏色問道：「你既在賊營，今將何往？」王平道：「小道年近百歲，頗識玄機，見邱廉等逆天行事，故飛劍去斬他。誰知事敗無成，容身不住，意欲仍回天台山修煉。」

寶珠笑道：「你原來也知道劍術麼？本帥自幼得異人傳授，煉就一支寶劍，昨夜飛去，要殺邱廉，及至回來，並無血跡，不知是甚緣故，莫非是你破了本帥的機關？」

王平心中才明白，那支劍是他的，我的劍術被他收去了，這個冤枉，那裡說起？稟道：「帥爺的寶劍，是小道收錯了。帥爺收的劍，卻是小道的。」寶珠道：「這是何故？你且說來。」王平竟回答不出，不好說是我飛劍殺你的。這個話，何敢出口？就支支吾吾的。

寶珠也不深追，只說道：「原來收錯了，怪道有些不象。如今我同你換轉了罷。」王平叩謝，口裡吐出白光，化成一支飛劍，拭了一拭，遞致中軍，呈在案上。寶珠接過來，嘻嘻的走下公座，對王平道：「本帥同你換劍。」走到面前，手起一劍，將道士揮為兩段，腦袋滾在一邊。寶珠把劍插在他腔子裡，笑道：「還你飛劍！」叫人取頭，去到營前示眾。

歇了一日，傳令開兵。松筠出馬討戰，公主迎敵，戰了幾合，松筠敗走，公主勒馬不追。松筠回頭，且戰且走，公主只是不理。松勇趕來，公主接住，略戰數十合，松勇詐敗，公主不但不追，倒拍馬回營去了。一連三日，總是如此，任你十面埋伏，他不追趕，也無奈何。

寶珠納悶，暗想：「捉不住這個丫頭，如何能破賊？無如他乖巧已極，全不上鉤，怎生處置？」想了一會，計上心來，頗為歡喜。暗道：「任你足智多謀，不怕你不入圈套。」傳令松勇、李文虎攻打城東邱廉大營，松筠、木納庵攻打城西大營，兀裡木、耶律木齊攻打台灣城池，三路一齊進兵。趙瑾、慶勛領偏將十員，做各路救應，使各認一處去，對壘攻了四五天，漸漸地解圍。

此時正是冬月下旬，北風一緊，飛下一天大雪，堆了二尺多深，好似個玻璃世界，路徑不分。到了天明，雪還不止。公主吩咐雪天更要小心。

單講松筠、木納庵又來西營攻打討戰，公主在營門一望，見松筠、木納庵帶領一千鐵炮，在雪中迤邐而來，指著營中辱罵。公主倒提方天戟，迎將出來。松筠笑道：「丫頭，我少爺想煞你了，你就這麼狠心，不肯跟我回去，我少爺就來擒你，不把你做個小老婆，也算不得個松二少爺。」

公主面泛桃花，低頭無語，一支畫戟，直刺過來。松筠招架，木納庵上來夾攻，公主全無懼怯。二人戰他不住，木納庵先走，松筠也敗下來。公主含笑，對松筠道：「癡孩子轉來，你不過引誘我去上埋伏，我是不趕的。是漢子站定了，拼三百個回合！」松筠回頭笑了一笑，收兵去了。

黃昏以後，松筠一個領兵又來，公主出戰，正在交手。對面炮聲不絕，衝出一隊兵馬，燈球火把，踴躍而過，喊道：「捉住賊首邱廉，東營已破。」公主大驚，抬頭觀看，見第二隊過來，馬上坐著一個大漢，身穿錦衣，雙手背剪，眾兵將簇擁著。那人口裡含糊喊道：「快快救我！」一轟望北而去。公主見燈光之下，果然似父親的模樣，心裡一急，暗想那有個父親被擒不去救援之理？此時方寸已亂，不辨真假，嬌滴滴的喊了一聲道：「我好恨也！」招呼女兵隨後，一馬衝將出來。

松筠攔住去路，公主大怒，不似前番留情，手中畫戟一緊，松筠招架不住，撥馬就逃。公主並不追趕，向北殺來，見前面燈火隱隱，還看得見，就飛奔向前，眾女兵也隨在後。轉過一個山灣，燈火走進樹林，公主不顧利害，也趕進來。忽然天崩地塌一聲，公主連人帶馬，跌在陷坑去了。

旁邊轉過松筠，殺散女兵，吩咐軍士，用撓鉤搭了出來，把繩索捆定，倒被松筠捻手捻腳的，輕薄了好一會，解到寶珠船上。原來邱廉並未被擒，也是松帥誘敵之計，如今聽見公主捉住，又是擒的，格外歡喜。教松勇同中軍出來，說元帥請公主相見。眾兵丁擁進中艙，松筠跟隨在後。

寶珠笑盈盈的，忙下公座，喝退松筠，親釋其縛，延之上座。自己深深一揖，陪罪道：「舍弟年幼無知，冒犯公主，請看本帥薄面，不必介懷。」公主道：「元帥說那裡話來，我既被擒，有死而已，元帥何必如此相待！」寶珠道：「公主才能出眾，本帥久已愛慕。失身作賊，甚非所宜。倘他日玉石俱焚，未免可惜。」公主道：「元帥良言，我豈不知？但老父尚在，何能就降？既被元帥擒拿，決無放我回去之理，元帥不如殺了我，倒可免心懸兩地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公主差矣！尊大人身為首逆，是個不赦的罪名，他這座孤城，不日可破。公主知機，留在我處，不但保全性命，且有後日的榮華。從來識時務者呼為俊傑，公主還宜三思，不可執迷不悟。」

公主見寶珠這個絕色的美貌，比自己竟高得幾倍，看他眉目之間，秀媚中帶著一股仙氣，又非世間美人所可及。天下竟有這種美男子，令人又驚又愛，就叫我替他折被鋪牀，我也心願。又見他和顏悅色，聲口留情，格外的芳心活動。又想父親必敗無成，將來沒個了局。就低著頭，雙淚交流，一言不發。寶珠知他心肯，喚了紫雲出來，請公主入內，勸說半日，更覺投機。撥了一隻大船把他住，又撥兩個僕婦過來伺候。公主自然感激，倒反死心塌地，安然住下，同寶珠兩個姐姐相稱，頗為親熱。

再說邱廉知道女兒被擒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，就帶領大隊殺來，惡狠狠的要戰，寶珠知他拚命前來，教緊守營寨，不必理他。邱廉鬧了一日，只得回去。次日又來叫罵，寶珠點將迎敵，故意敗了一陣。連敗三天，寶珠暗傳號令，天明眾兵丁取了許多大鍋，一個個頂在頭上，冒著槍炮弓弩，直衝過來。松勇當先來戰邱廉。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